

蔡東藩著

一集

民國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一回

(37)

序

在通常的狀況，我們對於「最近的」往往比較「稍遠的」感覺興趣些。因此現代史，或近百年史，在學校裏成了專門的課程。史學雖然注重疏通，但知古而不知今，是無益於史識的。最近的史事容易盡量地探討，得着詳明的實情，而最近的人物有的至今還存在。於是要找這樣作史者，便很困難的。至少要備下列幾條件：

(一)與此中人物無關，而能知其人的行實與立品。(二)與此中事件無關，而能詳知其本末與原委。(三)秉着至公，毫無偏袒與顧忌地寫出來。(四)依據真理，察明因果，勇敢而正確的批判出來。

蔡先生可算適當的人選了。他完成了十部歷史演義以後，終於寫到民國時期了。民國的產生，一方面受世界的影響，所以延亂至今，又是受前代的影響。以晚清爲因，民國便是果。以世界的民治事說爲因，共和國體便是果。歷史的偉大性，我們真不可忽略的呵。在讀完十部演義的時候，我知道大家是必需的來讀這部蔡先生的民國演義。

民國永遠向前的進展，這部演義也繼續的向前敘述着。姑分爲幾個階段，使大家有相當的認識。我們知道每一階段，有一個或幾個中心人物，而這種人物都是轉移一時風氣的，一段的事實，便從這幾位手中輕輕的施展出來，其得失是非，有非一時所能論定的。作者在敘述中雖具有暗示性，但真實的事實展開在讀者之前，這是最平允不過的，也是史家應具的精神呢。

作者自己申述他的意見道：「回憶辛亥革命，全國人心方以爲推翻清室，永除專制，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，而不意狐狸狐搯，迄未有成。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才智，而德不足以濟之。醉心帝制，終歸失敗，且反釀成軍閥干政，

之漸。貽禍國是，黎馮相繼，迭被是禍，以次下野。東海承之，處積重難返之秋，當南北分爭之深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。豈其相煎，迄無寧歲，是豈不可以已乎？所幸臨時約法，絕而復蘇，人民之言論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。草莽下士，就見聞之所及，援筆直陳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此則猶受共和之賜，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，未始非賴是保存也。竊不自揣，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，依次演述，分回編纂，借說部之體裁，寫當代之狀況，語皆有本，不敢虛誣，筆婉如刀，但憑公理。——這是何等光明的態度。

其次要說到史料之源。現代史料，與新聞學有莫大的關源。海西的 *Journalism*，是專門的學科，實則史學的分支。禮記喪服小記：「報葬者報虞。」注：「報讀爲赴，急疾之義。」此用爲急報之意之始。現在叫做「報紙」的，正取此義。報紙的解釋很多，有以報紙作用爲基礎而下定義的，有從法律上所規定報紙之性質而下定義的，有從報紙之形式上與作用上之觀察而下定義的。戈公振氏綜合各說而下定義曰：「報紙者，報告新聞，掲載評論，定期爲公衆而刊行者也。」現代的報紙，以馬六甲 *Malacca* 的察世俗每月週報爲最早，在民國前九十七年，即嘉慶二十年的事。原爲外人所創，官報本無民意可言，外人辦報又是代表他們的意思。真正的民報，是同治十二年，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最早。同治十三年，上海出版了匯報，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。光緒二年，上海出版新報，十二年，廣州出版廣報，這四種報紙是開報的新記錄。到了民國成立後，黨爭歲不絕書，凡不欲牽入政治漩渦的報紙，漸趨向營業方面，報紙本身才有獨立性。當代的新聞學家，分報紙爲四時期：（一）官報獨占時期；（二）外報創始時期；（三）民報勃興時期；（四）報紙營業時期。報紙愈發達，史料愈豐富。治現代史的人，不閱報紙當然是不能的事。然而歷史家與新聞是兩事，報紙自有其編製的技術，史家只用他的材料，試以這部演義敘述的方法與報紙相比勘，便可知二者的異同了。

自序

治世有是非，濁世無是非。夫濁世亦易嘗無是非哉？弊在以非爲是，以是爲非，羣言僥雜，無所適從，而是非遂顛倒而不復明。昔孔子作春秋，孟子距楊墨，筆削謹嚴，辯論詳覈，其足以維持世道者，良非淺鮮。故後世以聖賢稱之。至秦漢以降，專制日甚，文網繁密，下有清議，偶觸忌諱，卽罹刑辟，世有明哲，亦何苦自拚生命，與濁世爭論是非乎？故非經一代易姓，從未有董狐直筆，得是是非之真相，卽憤時者忍無可忍，或託諸歌詠，或演成稗乘，美人香草，聊寫憂思，水滸紅樓，無非假託，明眼人取而閱之，鉤深索隱，煞費苦心，尙未能洞燭靡遺，而一孔之士固無論已。今日之中華民國，一新舊交替之時代也，奮者未必盡非，而新者亦未必盡是。自紀元以迄於茲，朝三暮四，變幻靡常，忽焉以爲是，忽焉以爲非，又忽焉而非者又是，是者又非，膠膠擾擾，莫可究詰，繩以是非之正軌，恐南其轅，而北其轍，始終未能達到也。回憶辛亥革命，全國人心，方以爲推翻清室，永除專制，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，而不意狐狸搢，迄未有成，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材智，而德不足以濟之，醉心帝制，終歸失敗，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，貽禍國是。黎馮相繼迭被是禍，以次下野。東海承之，處積重難返之秋，當南北分爭之際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豈其相煎，迄無寧歲，是豈不可以已乎？所幸臨時約法，絕而復蘇，人民之言論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尙得蒙約法上之保障，草茅下土，就見聞之所及，援筆直陳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此則猶受共和之賜，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，未始非編是保存也。竊不自揣，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，依次演述，分回編纂，借說部之體裁，寫當代之狀況，語皆有本，不敢虛誣，筆婉如刀，但憑公理。我以爲是者，人以爲非，聽之可也；我以爲非者，人以爲是，聽之亦可也。危言乎？危言乎？敢以質諸海內大雅。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古越東 顧自誠於臨江書舍。

第一回 揭大綱全書開始 乘鉅變故老重來

鄂軍起義，各省響應，號召無數兵民，造成一個中華民國。什麼叫作民國呢？民國二字，與帝國二字相對待。從前的中國，是皇帝主政，所有神州大陸，但教屬諸一皇以下，簡直與自己的家私一般，好一代兩代承襲下去。自從夏禹以降，傳到滿清，中間雖幾經革命，幾經易姓，究不脫一個皇帝範圍。小子生長清朝，猶記得十年以前，無論中外，統稱我國為大清帝國，到了革命以後，變更國體，於是將帝字廢去，換了一個民字。帝字是一人的尊號，民字是百姓的統稱，一人當國，人莫敢違，如或賢明公允，所行政令，都慍人心，那時國泰民安，自然至治，怎奈羶業的皇帝，或有幾個賢明，幾個公允，傳到子子孫孫，多半昏憤糊塗，暴虐百姓，百姓受苦不堪，遠挺身走險，相聚為亂，所以歷代相傳，總有興亡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從古無不滅的帝家。近百年來，中外人士，究心政治，統說皇帝制度，實是不良，欲要一勞永逸，除非推翻帝制，改為民主，不可依理而論，原說得不錯。皇帝專制，流弊甚多，若改為民主，雖未嘗無總統，無政府，但總統由民選出，政府由民組成，當然不把那昏憤糊塗的人物，公舉起來。況且民選的總統，民組的政府，統歸人民監督，一國中的立法權，又屬諸人民，總統與政府，只有一部份的行政權，不能違法自行，倘或違法，便是叛民，民得彈劾質問，并可將他粹去。這種新制度，既叫作民主國體，又叫作共和國體，真所謂大道為公，最好沒有的了。原是無上的政策，可惜是紙上空談，不見實行。

小子每憶起辛亥年間，一聲霹靂，發響武昌，全國人士，奔走呼應，彷彿是痴狂的樣兒。此時小子正寓居滬上，日夕與社會相接，無論紳界學界商界工界，沒一個不喜形於色，聽得民軍大勝，人人拍手，個個騰歡，偶然民軍小挫，便都疾首蹙額，無限憂愁，因此紳界籌餉，學界募捐，商界工界，情願散去本業，投身軍伍，誓志滅清，甚至嬌嬌滴

滿的女佳人也，居然想做花木蘭，梁紅玉組織甚麼練習團，競進社，後援會，北伐隊，口口女同胞，聲聲女英雄，鬧得一塌糊塗。還有一班超等名伶，時髦歌妓，統乘此大出風頭，借着色藝，贖貨助餉，看他宣言書，聽他演說，似乎這愛國心已達沸點，若從此堅持到底，不但衰微的滿清容易掃盪，就是東西兩洋的強國，也要驚心動魄，讓我一籌呢。中國人熱度只有五分鐘，外人怕我什麼，現當時募捐助餉的人物，或且藉名中飽，看似可喜，實是可怕。老天總算做人美，偏早生了一個孫中山，又生了一個黎黃陂，並且生了一個袁項城，趁這清祚將絕的時候，要他三人出來作主，幹了一番掀天動地的事業，把二百七十年的清室江山，一古腦兒奪還，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，一古腦兒掃清。我國四萬萬同胞，總道是民國肇興，震鑠今古，從此光天化日，爾夏無塵，大家好安享太平了。當時我也有此妄想。

誰知民國元年，你也集會，我也結社，各自命爲政黨，分門別戶，互相詆排，已把共和二字，撒在腦後，當時小子還原諒一層，以爲破壞容易，建設較難，各人有各人的意見，表面上或是分黨，實際上總是爲公，倘大衆競爭，出了一種妥當的政策，實心做去，豈非是愈說愈進麼？故讓一步。無如聚訟嘵嘵，總歸是沒有辯清，議院中的議員，徒學了劉四罵人的手段，今日吵，明日鬧，把筆墨硯瓦，做了兵械，此拋彼擲，飛來飛去，簡直似孩兒打架，並不是政客議事，中外報紙，傳爲笑談。那足智多能的袁項城，看議會這般胡釀，料他是沒有學識，沒有能耐，索性我行我政，管什麼代議，不代議，約法不約法，黨爭越鬧得利害，項城越笑他庸騷，後來竟仗着兵力，逐去議員，取消國會。東南民黨，與他反對，稍稍下手，已被他四面困住，無可動彈，只好抱頭鼠竄，不顧而逃。袁項城志滿心驕，遂以爲人莫余毒，竟欲將辛苦經營的中華民國，據爲袁氏一人的私產。可笑那熱中人士，接踵到來，不是勸進，就是稱臣，向時昌言共和，至此反盛稱帝制。不如是，安得封侯拜爵？斗大的洪憲年號，擡出朝堂，幾乎中華民國，又變作袁氏帝國。偏偏人心未死，西南作怪，醞釀久之，大江南北，統國揚這五色旗，要與袁氏對仗。甚至袁氏左右，無不反戈，新華宮裏，單刺了幾個嬌妾，幾個愛子，算是奉迎袁皇帝，看官！你想這袁皇帝，尙能成事麼？皇帝做不成，總統都沒人承認，把袁氏氣

得兩眼翻白，一命嗚呼。禍由自取。

副總統黎黃陂，援法繼任，仍然依着共和政體，敷衍度日。黃陂本是個才不勝德的人物，仁柔有餘，英武不足；那班開國元勳，及各省丘八老爺，又不服他命令，鬧出了一場復辟的事情。冷灰裏爆出熱栗子，不消數日，又被段合肥與兵致討，將共和兩字，掩住了復辟兩字。宣統帝仍然遜位黎黃陂，也情願辭職。馮河間由南而北，代任總統，段居首揆，西南各督軍，又與段交惡，雙方決裂，段主戰，馮主和，府院又激成意氣，弄到和不得，戰無可戰，徒落得三湘七澤，做了南北戰爭的磨心，忽而歸北，忽而歸南，擾擾年餘。馮段同時下野，徐氏繼起，因資望素崇，特地當選，任爲總統。他是個文士出身，不比那袁黎馮三家，或出將門，或據軍閥，雖然在前清時代，也曾做過東三省制軍，復入任內閣協理，很是有點閱歷，有些膽識，究竟他慣用毛錐，沒有什麼長槍大戟，又沒有什麼虎爪狼牙，只把那老成歷鍊四字，取了總統的印信，論起勢力，且不及段合肥馮河間。河間病歿，北洋派的武夫系，自然推合肥爲領袖，看似未握重權，他的一舉一動，實有足踏神京，手掌中原的氣餒。陸降者滅，炎炎者繼，段氏何未聞此言？麾下一班黨羽，組成一部安福系，橫行北方，偌大一個總統，那裏敵得過段黨？黨要甚麼，徐總統只好依他甚麼，勉勉強強的過了年餘，南北的惡感，始終未除，議和兩代表，在滬上駐足一兩年，並沒有一條議就，但聽得北方武夫系，及遼東鸚鵡，又聯結八省同盟，與安福系反對起來，京畿又做了戰場，安福部失敗，倒臉下臺，南方也黨派紛爭，什麼滇系，什麼桂系，什麼粵系，口舌不足，繼以武力。雖採百花成蜜，後爲誰辛苦爲誰甜？咳，好好一座中國江山，被這班強有力的大人先生，鬧到四分五裂，不可究詰，共和在那裏？民主在那裏？轉令無知無識的百姓，反說是前清制度，沒有這般瞎鬧，暗地裏怨悔得很，小子雖未敢作這般想，但自民國紀元，到了今日，模模糊糊的將及十年，這十年內，蒼狗白雲，幾已演出許多怪狀，自愧沒有生花筆，彙蓮舌，寫述歷年狀況，喚醒世人癡夢，篝燈夜坐，愁極無聊，眼睜睜的瞧着硯池，尚積有幾許積墨，硯池旁的禿筆，也躍躍欲動，令小子手中生癢，不知不覺的檢出殘稿，取了筆，蘸了墨，淋淋

滴瀝，深潦草草的寫了若干言，方纔倦臥。明早夜間，又因餘懷未盡，續寫下去，一夕復一夕，一恢復一恢復，居積積少成多，把一肚皮的陳油敗醬，盡行發出。哈哈！這也是窮措大的牢騷，書獸子的伎倆，看官不要先笑，且看小子筆下的調言。這二千餘言，已把民國十年的大綱，簡單無遺，這是一段好樣子。

話說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，湖北省會的武昌城，所有軍士，竟揭竿起事，昌言革命。清總督瑞澂，及第八變統領張彪，都行了三十六著的上著，溜了出去，逃脫性命。從革命開始是重溯本源。革命軍公推統領，請出一位黎協統來，做了都督，黎協統名元洪，字宋卿，湖北黃陂縣人，曾任二十一混成協統領。既受任爲革命軍都督，免不得抵拒清廷，張起獨立旗，打起自由鼓，堂堂整整，與清對壘。第一次出兵，便把漢陽佔住，武漢聯絡，遂移檄各省，提出「民主」兩字，大聲呼號。清廷的王公官吏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急忙派陸軍大臣 廕昌，督率陸軍兩鎮，自京出發，一面命海軍部加派兵輪，飭海軍提督薩鎮冰督赴戰地，并令水師提督程允和，帶領長江水師，即日赴援。不到三五日，又起用故宮保袁世凱，爲湖廣總督，所有該省軍隊，及各路援軍，統歸該督節制，就如廕昌、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，亦得由袁世凱會同調遣。看官，你想袁宮保，世凱是清朝攝政王 載灃的對頭，宣統嗣位，載灃攝政，別事都未曾辦理，先把那慈禧太后寵任的袁宮保，黜逐回籍，雖乃兄光緒帝，一生世不能出頭，多半爲老袁所害，此時大權在手，應該爲乃兄雪恨，事俱詳見清史演義。本書爲清史演義之續，故不加詳述，只含渾說過。但也未免躁急一點。袁宮保的性情，差不多是魏武帝，寧肯自己認錯，閉門思過，只因載灃得勢，巨卵不能敵石，沒奈何退居項城，託詞養病，日與嬌妻美妾，詩酒調情，釣游樂性，大有理亂不知，黜陟不聞的情狀。若非革命軍起，倒也優游卒歲，不致撻焉。及武昌起義，又欲起用這位老先生，這叫做退即墜淵，進即加膝，無論如何長厚，也未免憤憤不平，何況這機變絕倫的袁世凱呢？袁世凱提督，因此書章法，要請此公作主，所以特別詳敘。且廕昌是陸軍大臣，既已派他督師，不應就三日內，復起用這位袁宮保，來與廕昌爭權，眼見得清廷無人，命令顛倒，不待各省響應，已可知清祚不隲了。這數語是言清廷必亡，袁項城只貪天之功，以爲己力耳。

清廷起用袁公的詔旨，傳到項城，袁公果不奉詔，覆稱足疾未愈，不能督師。載灃恰也沒法，只促廕昌南下，規復武漢。廕昌到了信陽州，竟自駐紮，但飭統帶馬繼增等進至漢口，黎都督也發兵抵禦，雙方逼緊，你槍我彈，對轟了好幾次，互有擊傷。薩軍門帶着海軍，鳴礮助威，民軍踞住山上，亦開礮還擊，薩艦從下擊上，非常困難，民軍從上擊下，恰很容易，突然間一聲礮響，烟迷漢水，把薩氏所領的江元輪船，打成了好幾個窟窿，各艦隊相率驚駭，紛紛逃散。江元艦也狼狽遁去，北軍頓時失助，被民軍掩擊一陣，殺得七零八落，慌忙逃還。兩下裏勝負已分，民軍聲威大震。黃州府、沔陽州、宜陽府等處，乘機響應，偏豎白旗，到了八月三十日，湖南也獨立了，清巡撫余誠格逃去，九月三日，陝西又獨立了，清巡撫錢能訓自刎不死，由民軍送他出境，越五日，山西又獨立了，清巡撫陸鍾琦，閤家殉難，嗣是江西獨立，雲南獨立，貴州獨立，民軍萬歲，民軍萬歲的聲音，到處傳響，驚報飛達清廷，與雪片相似，可憐這位攝政王載灃，急得沒法，只哭得似淚人兒一般。

內閣總理慶親王奕劻，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，本是要請老袁出山，至此越加決意，同在攝政王載灃，前力保老袁，乃再命袁世凱爲欽差大臣，所有赴援的海陸各軍，並長江水師，統歸節制。又命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段祺瑞總統第二軍，也歸袁世凱節制調遣。老袁接着詔命，仍電覆「足疾難痊，兼且咳嗽，請別簡賢能，當此重任」等語。將軍欲以巧勝人，驢馬弩弓，可不發。那時清廷上下，越加惶急，亟由老慶同徐世昌，寫了誠懇懇懇的專函，命專員阮忠樞，賈至信陽，交與廕昌，令他親至袁第，當面敦促。廕昌自然照辦，即日馳往項城，與老袁晤談，繳出京信，由老袁展閱。老袁瞧畢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一時抱佛脚，恐也來不及了。」廕昌又提出公誼私情，勸勉一番，於是老袁纔慨然應允。指日起程。廕昌欣然告別，返回信陽州，即電達清廷，略曰：「袁世凱已允督師，亂不足平，惟京師兵備空虛，自願回京調度，藉備非常」等語。清廷即日頒旨，令俟袁世凱至軍，即回京供職。這道命令下來，廕昌快活非常，樂得卸去重擔，觀望數日，便好脫罪。偏是前敵的清軍，聞袁公已經奉命，親來督師，沒一個不踴躍起來，大家磨拳擦掌道：「

袁宮保來了，我輩須先戰一場，佔些風頭，休使袁公笑罵呢。」先聲奪人。原來光緒季年，袁世凱曾任直隸總督，練兵六鎮，布滿京畿，如段祺瑞、馮國璋等，統是袁公麾下的將弁，素蒙知遇，感切肌膚，將弁如此，兵士可知。後來馮段之推奉袁氏，即寓於此。

馮段兩人，當下商議，決定馮爲前矛，段爲後勁，與民軍決一勝負。馮國璋即率第一軍南下，橫厲無前，突入漢口，民軍連忙攔截，彼此接仗，各拚個你死我活，兩不相下。嗣經薩鎮冰復率兵艦，駛近戰綫，架起巨砲，迭擊民軍，民軍傷斃無數，不得已倒退下來。馮軍遂乘勝追殺，得步進步，直入漢口華界，大肆焚掠，好幾十里的市場，都變做瓦礫灰塵。這時候的馮軍，非常高興，搶的搶，擄的擄，見有姿色的婦女，便攬抱而去，任情淫樂。昔歸於主，謂河間不得歸過。正在橫行無忌，忽接到袁欽差的軍令，禁止他非法胡行。馮軍方纔收隊，靜待袁公到來。不到一日，袁欽差的行牌已到，當由馮國璋帶着軍隊，齊到車站恭迎。不一時，專車已到，放汽停輪。國璋搶先趨謁，但見紹輝煌煌的袁大臣，剛立起身來，準備下車，紹輝煌煌四字，寓有微意。見了國璋，笑容可掬。國璋行過軍禮，即引他步下車台，兩旁軍隊，已排列得非常整肅，統用軍禮表敬。袁欽差徐步出站，即有綠呢大轎備着，俟他坐入，由軍士簇擁而去。小子有詩咏袁欽差道：

奉命南來抵漢津，丰姿猶是宰官身。
欲知袁欽差入營後事，且看下同說明。 試看領頂遵清制，閩外爭稱袁大臣。

前半回爲全書楔子，已是借他人酒盃，澆自己塊壘，滿腹牢騷，都從筆底寫出，令人開卷一讀，無限歡欣，入後敘述細事，便請出袁項城來，作爲主腦。蓋那始革命者爲孫黎，而助成革命者爲袁項城。項城之與民國，實具有絕大關係。自民國紀元，以迄五年，無在非袁項城一人作用，即無非袁項城一人歷史。故著書人於革命情事，已詳見清史通俗演義者，多半從略，獨於袁氏不肯放過。無袁氏，則民國或未必成立。無袁氏，則民國成立後，或不致擾攘至今，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，吾當以此言轉贈袁公書中，述及袁氏稱號不一，若抑若揚，若嘲若諷，蓋已情見乎詞，非難出不倫，茫無定據也。

第二回 黎都督覆函拒使 吳軍統被刺喪元

却說袁欽差世凱。既到漢口，當然有行轅設着，暫可安駐。入行轅後，不暇休息，即命馮國璋引導，周視各營，偶見受傷兵士，統用好語撫慰，兵士感激得甚，甚至泣下。及袁欽差反寓行轅，各國駐漢領事，陸續拜會，談及漢口焚掠情形，語多譏刺。袁欽差點首會意，待送客出營，便召國璋入轅，與他密語道：「此次武漢舉事，並不是尋常土匪，又不是什麼造反，我聞他軍律嚴明，名目正大，端的是不可小覷。」眼光頗大。前日廬大臣受命南下，路過彰德，曾到我家探問，我已料此番風潮，愈鬧愈大，不出一月，即當影響全國，所以與廬談及，臨敵須要仔細，千萬勿可浪戰，今果不出所料，那省獨立，這省也獨立，警報到耳，已有數起。似你帶兵到此，奪還漢口，想必殺掠過甚，以致各國領事，也有不平的議論，可見今日行軍，是要格外謹慎哩。」國璋聞言，不由的臉色一紅，半晌纔答道：「革命風潮，鬧得甚緊，漢口百姓，也歡迎革命，不服我軍，若非大加懲創，顯見我軍沒用，恐越發鬧得高興了。」袁欽差撚鬚微笑道：「殺死幾個小百姓，似乎是沒甚要緊，不過現在時勢，非洪楊時可比，滿人糊塗得很，危亡在即，可不必替他出力，結怨人民，且恐貽累外交，變生意外，據我的意見，不如暫行停戰，與他議和，若他肯就我範圍，何妨得休便休，過了一年是一年，且到將來，再作計較。」前數語是項城本心，後數語乃暫時敷衍。國璋道：「宮保所囑，很是佩服，但我軍未經大捷，他亦未必許和呢。」馮婦尚思擇虎。袁欽差嘆道：「我本回籍養病，無心再出，偏老慶老徐等，硬來迫我，沒奈何應命出山。廬午樓脫卸肩子，好翩然回京了。」午樓即陸昌別字，御事回京，由此帶過。我卻來當此重任，看來此事頗大，費周折哩。」正說着，外面又遞入廷寄，內稱：「慶親王奕劻等，請准辭職，着照所請。慶親王奕劻，開去內閣總理大臣，大學士那桐徐世昌，開去協理大臣，袁世凱，着授為內閣總理大臣。該大臣現已前赴湖北督師，着將應辦各事，略為布

置，即行來京組織內閣」等語。袁欽差聽畢，遞示國璋道：「沒事的時候，親貴擅權，把別人不放在眼裏，目下時勢日迫，却把千斤萬兩的擔子，一層一層的壓到我們身上，難道他們應該安樂，我等應該喫苦麼？」（怨形於辭，言畢，咨嗟不已。）國璋也長嘆了好幾聲，心也動了。嗣見老袁無言，方纔別去。

袁欽差躊躇一會，方命隨員具摺，奏辭內閣總理，并請開國會，改憲法，下詔罪己，開放黨禁等情。拜疏後，復聞上海獨立，江蘇獨立，浙江獨立，又是三省獨立。不禁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當下令隨員劉承恩致書鄂軍都督黎元洪，籌商和議。承恩與元洪同鄉，當即繕寫書信，着人送去。待了兩日，並無覆音。又續寄一函，仍不見答。清廷已下罪己詔，命實行立憲，寬赦黨人，并擬定憲法信條十九則，宣誓太廟，頒告天下，且促袁世凱入京組織，毋再固辭。所有湖廣總督一缺，另任魏光燾。魏未到任以前，着王士珍署理。袁欽差得旨，擬即北上，啓行至信陽州，再命劉承恩寄書黎督，繕稿已竣，又由自己特別裁酌，刪改數行，其書云：

疊寄兩函，未邀示覆，不識可達典籤否？頃奉項城宮保諭開：刻下朝廷有旨，一下罪己之詔，二實行立憲，三赦開黨禁，四皇族不問國政等因。似此則國政尚有可挽回振興之期也。遵即轉達台端，務宜設法和平了結，早息一日兵爭，地方百姓，早安靜一日。否則勢必兵連禍結，不但塗毒生靈，糜費巨款，迨至日久息事，則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。況與兵者漢人，受蹂躪者亦漢人，反正均我漢人，喫苦也。弟早見政治日非，遂有終老林下之想，今因項城出山，以勸撫爲然，政府亦有悔心之意，即此情理，亦未嘗非閣下暨諸英雄，能出此種善導之功也。依弟愚見，不如趁此機會，暫且和平了結，且看政府行爲如何？可則竭力整頓，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，未爲不可。果以弟見爲是，或另有要求之處，弟即行轉達項城宮保，再上達辦理。至諸公皆大才棲槃，不獨不咎既往，尙可定必重用，相助辦理朝政也。且項城之爲人誠信，閣下亦必素所深知，此次更不致失信於諸公也。（此三語想由項城自己添入。）並聞朝廷有旨，諒日內即行送到麾下，弟有國桑梓，又素承不棄，用敢不揣冒昧，進言請教，務乞示覆。

諸希愛照！

此書去後，仍然不得覆音，接連是廣西獨立，安徽獨立，廣東獨立，福建獨立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自武昌革命以來，先後不過三十日，中國版圖二十二省，已被民軍佔去大半。當時爲清盡命的大員，除山西巡撫陸鍾琦外，見前同。只有江西巡撫馮汝驥，閩浙總督松壽，餘外封疆大吏，不是預先逃匿，就是被民軍拘住，不忍加戮，縱他出走，還有江蘇巡撫程德全，廣西巡撫沈秉堃，安徽巡撫朱家寶等，居然附和民軍，拋去巡撫印信，竟做民軍都督，甚至慶親王的親家孫寶琦，本任山東巡撫，也爲軍民所迫，懸起獨立旗來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，籍隸漢軍，竟爲國民保安會長，成了獨立的變相，直隸欒州軍統張紹曾，又荷戈西向，威逼清廷速改政體，新授山西巡撫吳祿貞，且擁兵石家莊，隱隱有攫取北京的異圖。真是四面楚歌。那時身入漩渦的袁欽差，恰也着急起來，再令劉承恩爲代表委員，副以蔡廷幹，同往武昌，與黎都督面議和約，自己決擬入都，整裝以待。過了兩日，方見劉蔡二人，狼狽回來，急忙問及和議，二人相繼搖首，并呈上覆函，由袁披閱，其詞云：

慰帥執事

袁字季慰，故稱慰帥。

邇者蔡劉兩君來，備述德意，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，不忍自相殘害，令我欽佩。

荷開示四條，果能如約照辦，則是滿清幸福，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，自戊戌政變以還，曰改革專制，曰豫備立憲，曰縮短國會期限，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威逼出來？徐錫麟也，安慶兵變也，李琦炸彈也，廣州督署被轟也，滿清之膽，早經破裂。以上所敘各事，俱見清史通俗演義。然逐次之僞論，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，並無改革政體之決心。故內而各部長官，外而各省督撫，滿漢比較，滿人之掌擬政權者幾何？人兵權財權爲立國之命脈，非毫無智識之奴才，即乳臭未乾之親貴，四萬萬漢人之財產生命，皆將斷送於少數滿賊之手，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即如執事，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，最有能力之人乎？一創兵權於北洋，再奪政柄於攝府，若非稍有忌彈漢族之心，已酉革職之後，險有性命之虞。他人或有不知，執事豈竟忘之？何曾忘記。自鄂軍倡義，四方響應，舉朝震恐，無

法支持，始出其咸同故技，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，執事果爲此而出，可謂忍矣。嗣又奉讀條件，諄諄以立憲爲言，時至二十世紀，無論君主國、民主國、君民共主國，莫不有憲法，特其性質稍有差異，然均謂之立憲。將來各省派員會議，視其程度如何，當採何種政體，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。特授諮議院，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。即論清政府疊次上諭所云，試問鄂軍起義之力，爲彰德高臥之力乎？鄂軍倘允休兵，滿廷反汗，執事究有何力以爲後盾？今鄂軍起義只匝月，而響應宣告獨立者，已十餘省，滬上歸并之兵輪及魚雷艇，共有八體，其所以光復之速而廣者，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。我軍進攻，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，其稍能抵拒者，惟有執事，然則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，不綦重哉！設執事真能知有漢族，真能系念漢人，則何不趁此機會，攬握兵權，反手王齊匪異人任，卽不然，亦當起中州健兒，直搗幽燕，渠何嘗不作此想，特不欲顯行耳。苟執事真熱心滿清功名也，亦當日夜騰祝我軍速指黃河以北，則我軍聲勢日大，一日，執事爵位日高，一日，倘鄂軍屈服於滿清，恐不數日間，飛鳥盡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矣。年已見到，不煩指教。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，雖再伏隱，彭德而不可得也。隆裕有生一日，戊戌之事，一日不能忘也，執事之於滿清，其感情之爲如何？執事當自知之，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。同志人等，皆能自樹漢族助業，不願再受滿族羈絆，亦勿勞錦注。頃由某處得無線電，知北京正危，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，果如是，則法人資格喪失，雖欲贈友邦而無其權矣。執事又何疑焉？竊爲執事計，聞清廷有召還之說，分二策以研究之一：清廷之召執事回京也，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，藉此以釋兵權，則宜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。二：清廷果危急而召執事也，庚子之役，各國聯軍入京，召合肥入定大局，合肥留滬不前，沈幾觀變，前事可師。所惜者，合肥奴性太深，僅得以文忠結局了此一生意。歷史李氏子豈能終無餘憾乎？元洪一介武夫，罔識大義，惟此心除保民外，無第二思想。況執事歷世太深，觀望過甚，不能自決，須知當仁不讓，見義勇爲，無待游移。孟子云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，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」全國同胞，仰望執事者久矣，請勿再以假面具示人，有失太來面目。

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。餘詳蔡劉二君口述，書不盡言，惟希垂鑒！

袁欽差閱畢，毫不動色，惟點了好幾回頭，知已相逢，應該心照。嗣見劉蔡二人，尚站立在側，便與語道：「他肯講和，也就罷了，我更要啓程赴京，你兩人收拾行李，一同北上，可好麼？」二人正在聽命，忽由隨役遞呈名刺，報稱第一軍統領段祺瑞求見，袁欽差即命傳入。彼此相見，行過了禮，祺瑞先開口道：「聞宮保已擬北上，祺瑞特來恭送，并乞指教。」袁欽差道：「革命風潮，鬧得這麼樣大，看來是不易收拾，中外人心，又傾向革命，馮軍一入畿口，稍行殺掠，各領事已有煩言，你想現在的事情，還好任情辦去麼？」祺瑞道：「京中資政院，已奏請懲辦前敵將帥，聞已交宮保查辦，不知宮保究如何作覆？」袁欽差微哂道：「一班老朽，曉得什麼軍情，華甫也太屬辣手，我已向他交代過了。」馮國璋字華甫，老袁祖謚馮國璋，已見言外。祺瑞道：「可笑這吳祿貞，是革命黨中健將，朝廷不知爲何令撫山西，他帶了山西革命軍，還到石家莊，把京中輸運的軍火子彈，多半截留，反說是仰體朝廷德意，消弭戰禍，保全和平，并請誅縱兵燒殺的將帥，以謝天下，這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。現聞已在途被刺，連首級都無從着落呢。」吳祿貞被刺事，亦從老段口中帶出。

袁欽差不待說畢，便道：「這等人物，少一個，好一個，橫直是亂世魔星，不足評論。」祺瑞聽他言中有意，便不再說下去。袁氏何意，看官試猜。但聽袁欽差又與語道：「芝泉，祺瑞字，你是我的故交，我此次被逼出山，又要赴京，你須要助我一臂哩。」祺瑞拱手道：「敢不惟命是聽。」種種後文，均伏於此語中。袁欽差道：「如此最好，我已要起程了。」當下與祺瑞攜手出轅，上輿告別。祺瑞仍在後送行，一直到了車站，俟袁欽差舍輿登車，一去一留，方纔分手。

看官聽着！小子前著清史演義，於吳祿貞事未曾詳叙，此書既從段祺瑞口中叙出，應該將吳事表明，補我從前缺略，且與袁項城亦隱有關係，更不能不特別從詳。本書於各省革命，俱從略筆，獨詳吳事者以此。吳祿貞字綬卿，湖北雲夢縣人，曾在湖北武備學堂肄業，由官費派學東洋。庚子拳亂，革命黨人唐才常，發難漢口，祿貞方在日本學習士

官，潛身歸來，據住大通，爲唐聲援。唐敗被殺，祿貞仍遁入日本，後投効東三省，大著才名，得換兵柄，尋爲延吉廳邊務大臣，與日本辦理間島交涉，精幹明敏，日人不能逞，以功洊升副都統，未幾任第六鎮統制。他本蓄志革命，欲借著兵力，乘機舉事，會鄂軍起義，遂自請率軍赴敵。清廷頗懷疑忌，令隨廕昌南下，許廕昌使宣行事，如果察有異圖，立殺無赦。祿貞以廕昌偕行，料知所顧難遂，乃託疾不往。嗣因溧州軍威逼立憲，有旨令祿貞往撫。祿貞到了溧州，卻在軍前演說，大致謂：「革命利益滿漢均沾。」說得漢人非常贊成，就是軍伍中有幾個滿人，也不覺被他感化。當下集衆定議，入駐豐臺，擬逼清帝遜位，不意清廷已有所聞，調集京奉路綫列車，留京待命，一面令祿貞移勦山西。祿貞因計不得行，乃率部衆赴石家莊，自己輕車簡從，徑入山西省城，與山西民軍會商，擬糾合燕晉諸軍，協圖北京，且截取清軍南下的輜重，做爲自己的軍需。匆匆返石家莊，偕詹隨員在車中擬稿，只說是山西就撫，電達清廷。甫到車站，突有兵士上車，向祿貞屈膝道賀。祿貞見兵士肩章，書第十二協字樣，坦然不疑，正欲啓問，那兵士從靴內拔出匕首，向前直刺。祿貞忙離坐格拒，詹又大呼急救，不防兵士愈來愈衆，各持槍攢擊。祿貞雖然驍勇，究竟敵不住多人，況且槍彈無情，撲通撲通的數聲，已將一位革命的英雄，送入鬼門關去。頭顱都不知下落。詹隨員逃避不及，也喫了好幾個衛生丸，與吳統制同登冥錄。生死相隨，可謂至友。看官：這第十二協軍隊，究係何人統轄？原來就是吳祿貞部下的軍隊，協統叫周符麟，與祿貞含有宿嫌。祿貞本奏請黜周，公牘上陳，偏遭部駁，周仍處與委蛇，至是竟遣旗兵刺死祿貞。或謂：「由清軍諮使良弼，通周二萬金，令他把祿貞刺死，免滋後患。」或謂：「爲袁欽差所忌，恐他先入京師，獨操勝算，轉令自己反落人後，無從做一番事業，所以密囑周符麟除去一個好敵手。」後人編著民國春秋，嘗於辛亥年九月十六日，大書特書道：「袁世凱使人暗殺吳祿貞於石家莊。」

入大同報：小子也不暇深考，但有一詩弔吳軍統云：

拚將鐵血造中原，勇士何妨竟喪元。但若暴徒非虜使，石家莊上太含冤。

吳軍統已死，袁欽差即啓程北上，京內的王公大臣，都額手稱慶，差不多似救命王到來。欲知後事，試看下回。

馮段二人，是項城心腹，故本書開始，即將二人特別提出。微馮段，項城固無自逞志也。若與黎都督議和，項城不過暫時敷衍，並非當時要着。但黎督覆書，實已如見項城肺腑，推項城之意，亦必謂黃陂實獲我心，特未嘗明言耳。劉書毫無精采，不過與黎書互有關係，故特附錄，明眼人自能知之。至吳祿貞之被刺，是否由項城主使，至今尚無實證，惟大同報所載之民國春秋，已歸咎袁氏，想彼或有所見，並非曲意深文。吳謀若行，則北京早下清帝亦早遜位，何待項城上臺今日之民國，或較爲振刷，亦未可知。是著書人之特載吳祿貞，固具有微意，不第補前著清史演義之闕已也。

第三回 奉密令馮國璋逞威 舉總統孫中山就職

却說京內官民，聞袁欽差到京，歡躍得什麼相似，多半到車站歡迎。袁欽差徐步下車，乘輿入正陽門，當由老慶老徐等，極誠迎接，寒暄數語，即偕至攝政王私邸。攝政王載灃，也只好獨除宿嫌，殷勤款待。請他來實行革命，安得不格外殷勤？老袁確是深沈，並沒有甚麼怨色，但只一味謙遜，說了許多才薄難勝等語。語帶雙敲，急得攝政王冷汗直流，幾欲跪將下去，求他出力。老慶老徐等，又從旁慫恿，袁乃直任不辭，即日進謁隆裕后，也奉了誠懇懇懇的面諭，託他斡旋。袁始就內閣總理的職任，動手組織內閣，選用梁敦彥、趙秉鈞、嚴修、唐景崇、王士珍、薩鎮冰、沈家本、張謇、唐紹怡、達壽等，分任開員，并簡放各省宣慰使，揀出幾個老成重望，要他充選。看官！你想當四面楚歌的時代，那個肯來冒險衝鋒？擔此重任？除在京幾個人員，無法推諉外，簡直是有官無人。而且海軍艦隊，及長江水師，又陸續歸附民軍，聽他調用。那時大河南北，只有直隸河南兩省，還算是沒有變動。大江南北、四川又繼起獨立，完全爲民軍所有，只南京總督張人駿、將軍鐵良、提督張勳，尙服從清命，孤守危城。江蘇都督程德全、浙江都督湯壽潛，又組織聯